

國史纂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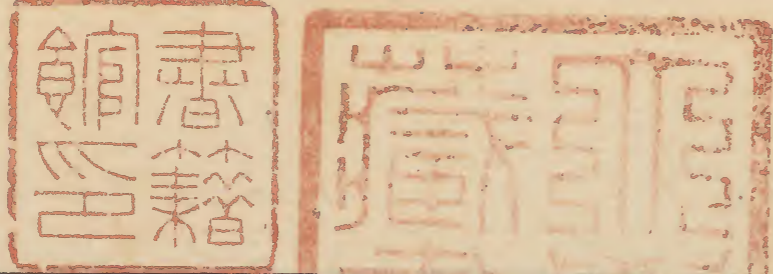
			五	和
			一	書
			八	門
			八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四	一	五	一	和
函	一	八	八	書
八	〇	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188
冊數	10 (10)
函號	141 189

史傳載新
新刊本





國史纂論卷之十

淺草文庫

長門山縣禎編

豐臣氏既戡定中原。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
 比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棚於
 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頒與群臣。盡晷而畢。縱
 觀如堵。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以智力定霸。其所施設。無足
 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
 也。豈其膽略絕人。器度宏濶。深得總攬之要。天下

國史纂論 卷之十

違則有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培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韙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寥乎亡聞焉。如吾民何。禎曰豐關白好施與賞功酌勞不敢愛土地視金帛猶瓦礫其獲人心亦以此也。視之彼印列敵忍不能予者固霄壤矣。而世有以其膽勇善戰起自匹夫驟致霸業比諸項王者何耶。項羽器度狹隘

素無君人之度何可與我豐關白同年而語哉。天正十四年關白秀吉建方廣寺於京師東山塑造釋迦大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俑于聖武帝而後賴朝繼而造之古人誹之矣而今秀吉倣其非何耶。戰國以降海內紛分戰伐無虛日農不就田畝商賈喪產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惠養之道殫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

文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為中人
十家之產也即停其舉今秀吉費億萬金而不顧
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蠢愚佞佛者但其志既
滿務欲為人所不能為以眩耀天下後世故舉動
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歲今也限
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負軼上古其厲民為何如
天也古者惑而為之今則不惑而為之矣攷之其為
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

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禎曰豐公性好濶大務欲陵駕前人是以為此無
用之舉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公視而罵之關
弓射之固知其不靈也而秀賴復起大役再造之
何也大鐘成而豐臣氏不血食巨佛果無益乎人
矣

秀吉數遣羽柴勝雅於濱松勸德川公入京織田信
雄亦數為言公不聽十四年正月蒲生氏鄉堀秀政
等勸秀吉出師秀吉不聽沈吟累日一夜猝興促召

信雄及勝雅曰。孤業已使德川氏來。二人愕眙不言。初秀吉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秀吉因言德川氏之室未有繼。孤今以吾妹配之。彼惡不來。猶尚弗從。煩吾太夫人一行耳。堀尾吉晴生駒親正在傍曰。妹氏安在。秀吉曰。適佐治日向者即是。翌日使吉晴親正諭旨。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不道而無所逃。遂絕昏。遣妻而自殺。二月。秀吉遣羽柴勝雅。富田知信等於濱松。致其意。公乃許。昏四月。本多忠勝如京師納聘。夫人至。自京師。八月。秀吉密致手書請公。西上曰。猶

未諒孤意。當以吾旭臺太夫為質。公依違答之。九月。秀吉使淺野長政。富田知信。申前約。公許之。秀吉大喜。參議秀長秀吉異父弟諫曰。以母為質。如天下後世何。秀吉哂曰。非若淺中所及矣。十月。旭臺至岡崎。公乃如京師。見秀吉於聚樂第。中井積善曰。豐臣氏回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是。苟能蕩滌前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天下孰不響應。猶何病於德川公之不旣焉。乃區區欲繫以姻婭之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

壞婦人之節。權以濟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關白之行險僥倖。豈不殆乎哉。又曰。豐關白。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為質。秀長之諫。以正乃目。而為褊狹。後世或雷同其說。指以為非常之權。何謬之甚。昔者源義朝外逼於王命。內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其面。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為是不順之舉。恬然不耻。何也。苟以是心。當怵惑

窮蹙之際。幾何不為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然則當時何以處之。曰。此不待求諸他岐。旁徑獨在。推至誠布大信而已矣。誠信達而天下不服者。未之有也。禎曰。豐公有西征之志。而不能無東顧之憂。也是以急求和於濱松。險謀詭計。其心亦太苦。竟至以其母為質矣。而不能免萬世不孝之罪也。公本以詐力得天下。不知以正道服人。其心愈偽。而其謀

愈拙書曰作偽心勞日拙豐公之謂歟
 十五年關白秀吉太舉征薩摩薩侯義久降九國悉
 平於是論功行賞徙小早川隆景於筑前割豐前六
 郡封黑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
 小倉以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
 封立花宗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
 封其餘黜陟有差黑田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
 所在綦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
 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獨苛

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
 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
 足利學規于名島所治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
 大夫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中井積善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黑田氏播人
 而起身乎微祿一朝展驥邈爾西徙以受草昧之
 建土人強梗之習宜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
 子英武絕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
 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

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又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亦宜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黑田氏。繫材量器識。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十六年春正月十四日。天皇幸關白豐臣秀吉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宗室妃嬪皆往。關白迎扈。文武百官諸侯皆扈從。縱民觀焉。四方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淚曰。不圖今日始覩太平之象。天皇留御累日。凡幣

獻之。腆供億之。殷實踰前古。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茂弛勤勞。王官之邑。蔑有侵牟。關白所令。蔑有沮格。無愆義無縱欲。相戒相飭。世世罔有渝斯。盟十六日。大宴公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和歌。關白以下皆應制。賡歌十八日。天皇還宮。關白括輦下戶稅充供御。以為定額。

中井積善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未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

極實為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為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答群雄。戡定之勲。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築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勞為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己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善夫。

禎曰。秀吉不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召天子於私第。會諸侯以盟焉。不幾乎所謂晉侯河陽之會耶。秀吉意蓋不在尊奉天子。欲以觀己威於天下也。已。豈可以為訓哉。

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三十萬五千兩。以供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酉故事。禎曰。豐公頒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為美談也。然比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其所施亦狹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

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旦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初關白遣人至相摸論北條氏入朝氏直託以事故遷延歲月關白復遣人讓其不庭尚不朝群臣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八國之兵敵天下之衆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隔絕關白未如我何也已。天正十八年春正月關白奏請討北條氏直三月朔入朝陞辭天皇下詔錫節刀二日帥畿內諸道兵十七萬發京師關白著假鬚帶金

刀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

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守為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為別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為鎮狄將軍延曆七年紀古佐美為征東大將軍竝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圯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

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庭出。節力之制。邈焉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力。誠曠世之盛舉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為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之所宜為。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胤也。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

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為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關白圍小田原城。累月不下。北條氏將松田憲秀。因堀秀政。潛納款於關白。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之。既而密貽書于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二州。憲秀會子塔議焉。僉從之。次子直憲號泣固諫。憲秀不聽。直憲夜竊見氏直曰。臣願乞一人之

命以告大事。氏直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宥父死。明日，氏直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佯驚曰：「是反間耳。」曰：「直憲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直憲亟請免父，弗許。」

安積覺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弑，告則憲秀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崎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瓘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夷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瓘併論哉。瓘言於德宗曰：

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瓘之敗死，瓘先刃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瓘不幸而處大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為耻，實為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瓘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直憲一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太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關白遣羽柴雄利諭氏直曰。子若行成。當封以武相。

二國。即日班師。贈以載書。氏直受圍累月。窮蹙不能支。遂與約。降。秋七月乙巳。悉出城中。兵輸城而去。氏直氏直出居城外。秀吉遣使賜自盡。送其首於京師。梟之於一條辰橋。放氏直於高野山。安積覺曰。北條氏政藉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關白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為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儻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

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槁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

青山延子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耻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放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

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禎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不從。是蔑朝廷也。關白雄武絕倫。威服海內。挾王室而據中原。其勢孰得而抗之。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大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

關白以北條氏舊疆伊豆相摸武藏上野下野安房
上總下總八國封德川氏以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
濃五國封織田信雄信雄辭封不受秀吉怒曰內府
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辭者何也
遂奪其封放之於出羽秋田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
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
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
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

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
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
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
在頌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
慮不及乎此一言櫻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
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
之暴固不俟論焉
青山延子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

欲奪其封地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為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禎曰德川公勇武秀吉所素畏而關左八州之地士亦稱驍勇今增地而徙英雄於此者何也蓋改封以賜封冊欲以成君臣之勢是秀吉之素志也託賞功以賜封冊非增地則勢不可也尾大之患

不暇慮矣織田氏非有大功而亦增地徙封者其意亦唯在此焉耳

七月十四日秀吉發小田原如奧州十五日至江戶城大道寺政繁以北條氏之世臣先衆而降為利家景勝之前驅攻關東諸城於是秀吉惡其不忠戮之於櫻田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拓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強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

田利家為之先導肆其吞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關白好兵喜事功力欲陵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國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以明不修好朝鮮成釁竊有外征之志先是朝鮮王李昖使其臣黃允吉金誠一來聘其還也關白作書以答之且使柳川調信僧玄蘇與俱赴朝鮮朝鮮館之東平館使誠一私饗二人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

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關白又遣宗義智諭之朝鮮竟不報關白益怒決意西征乃下令造艨艟巨艦使九鬼嘉隆督之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峙糧芻令列侯就國治兵下符徵發諸道兵命建行營於名護屋肥前規模宏麗所費百餘萬金於是立內大臣秀次為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自稱太閤文祿元年春三月太閤發京師四月至名護屋諸道兵二十萬分為八隊以浮田秀家

為總督軍已發名護屋小西行長冒風濤先達于釜山浦圍其城拔之進攻東萊破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我軍長驅連拔諸邑無敢拒者加藤清正直進至熊川行長攻忠州拔之斬其將申砬忠州敗報至都下大震朝鮮王李昖出奔平壤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安積覺曰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忘其憂也夫興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效神功后之所為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因讀朝鮮征伐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織田信長以秀吉為大將以擊毛利氏賜兩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全以中國與汝須乘其勢以伐九州秀吉曰平定中國在臣掌握唯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啓于安土取決則必失機而不可制勝今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

專聞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略耳。今不命舊臣宿將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敢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哉。臣征伐九州，得立功，則願賜九州十年之賦稅，乃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於是封臣於朝鮮，則願賜教書，以伐大明。儻無教書，則彼必以臣為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藉君威靈，席卷大明，合三國而為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關西軍務，不須稟白安土。蓋秀吉

智算有餘，洞見信長猜忌，功臣終遭殺戮，故不欲受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况事中材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或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忘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之世，則猶之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當韃橐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錮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下。禍加殊域。歿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勲。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我大君。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為之毆於乎天也矣。

禎曰。我日本大海環之。實天險矣。能使沿海諸州。防外寇之備。莫懈焉。而明政教以能守邦域之中。則土地膏腴。百穀豐美。金鐵魚鹽。絲絮竹木之產。

無所不瞻矣。何必貪殊域異邦之土地財貨之為哉。豐臣氏之征朝鮮。可謂妄舉矣。且太閤齡已高。秀次不肖。縱令克韓滅明。一旦得其志。徒以兵力取之。而人心弗服。太閤一旦瞑目。誰能守之。其復失之必矣。既失彼。又必失此。豐臣氏之鬼。於是乎餒矣。且踰海越韓。以證明國安保。其必勝哉。太閤此舉。狂妄亦甚哉。

行長攻平壤。克之。李昞走義州。告急于明。乞援。明主乃命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史儒。率精兵五千。以救朝。

鮮行長擊破之。斬史儒。承訓僅以身免。明兵部尚書石星以承訓敗。欲起大兵。以浙人沈惟敬嘗來我國。諳我國事情。且與行長有舊。乃遣惟敬議和。欲使我弛備。因以集兵。於是惟敬入朝鮮。見行長。極陳和好之便。行長素喜和議。約以七條。其一和議。其二割朝鮮三道與我。其三通聘。其四封爵。惟敬許諾。行長欲待其報至而徹兵。冬十二月。明主使遼東提督李如松。兵部侍郎宋應昌帥兵五萬。以援朝鮮。二年正月。如松攻平壤。進至碧蹄館。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

擊破之。如松墮馬。明兵扶去。會惟敬見如松。說和親之事。如松然之。乃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來諭我軍。惟敬與行長約曰。事成則還二王子。加藤清正所擒朝鮮王子漢城之將徹兵而去。李如松亦收兵而還。行長疑惟敬與平壤之軍通謀。不肯從其言。惟敬乃密與石星謀。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為使。多齎金帛。賂行長。於是諸將亦皆疲於久役。悅和議。遂定和。徹兵而去。六月。一貫用梓與惟敬至。名護屋。謁秀吉。秀吉厚禮之。命行長等還朝鮮。二王子使內藤如安與惟敬俱。

如明命諸將分守諸城築城穿塹為久留計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為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為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為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為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辨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為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為甚太閤不

知其詐以為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恠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為惟敬所給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為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誤國家其可畏哉太閤待惟敬報問久而不至一日會列侯大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任我當親往留而統大政德川亞相其人也亞相在焉我無內顧憂我以兵十萬將中軍

加賀宰相以十萬將左會津宰相以十萬將右一戰
舉韓鼓行覆明巢正帝號撫華域實千歲一時卿等
亟具舟艦德川公弗懌曰殿下親征我安獨留請先
往淺野長政彈正少弼謂公曰殿下孤憑矣公勿以為意
太閤彪怒援刀擬長政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
於國家闔門寸斬唯命曩日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
殿下戡定億兆欲息乃猝興遠役玩武黷兵瘡痍之
民忍痛荷戈老弱瘁於漕挽加以國計之匱徵歛亡
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一航海則群盜乘

虛蠶起四方及側子將響應而雲合天下危機在此
一舉願及今疾罷征韓之師振旅於京師縮凶器布
寬典共民休息天下幸甚太閤滋怒利家氏鄉麾長
政退長政還舍待罪居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人梅
北宮內在肥聚群盜時加藤氏不在襲佐敷取之郡
邑多畔而應之太閤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吾甚慚
汝言請遣汝子幸長討賊長政大喜已而國人殺宮
內幸長未至而亂平

藤井臧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

自伐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磐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遂以至元十八年發數十萬兵伐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顏燭與王磐皆是欲使其主有遠

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黷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

中井積善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為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是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僥倖不可櫻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霽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

徒知致死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

關白秀次。一日遊六角義鄉之第。謂義鄉曰。人皆患多遺忘。我能記事。義鄉答曰。不然。曰。何由知其不然也。曰。以君職位。忘天下之蒼生。譬猶以父母忘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赧然。

藤井臧曰。以秀次之凶虐。泚頹於義鄉之一言。何也。羞惡之心在內也。既有羞惡之心。而獨無惻隱

恭敬是非之心乎。而秀次終身不能為善。非是下愚之不移。繇其臣謂吾君不能而不責難也。若有汲汲責之者。縱不能醇去泰去。甚何必至為天下之大戮矣。以此言之。諸臣之罪。重於秀次。天咎曷免。宜其與秀次俱就死者之眾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謂此也。

禎曰。義鄉之答秀次。與孔子以夏桀忘其身。答魯哀徒而忘其妻之問者。意正相類。可謂因事而能諫者矣。而秀次不能從其言。蔽錮之深。亦未如之。

何而已。

文祿四年秋七月。太閤秀吉殺關白秀次。初秀次既襲職。驕侈無度。性又殘忍。動輒手刃侍臣。夜數微行。斫人于街路。又自城上以銃彈人。以為笑樂。上皇之崩。不數日出獵。朝鮮之役。秀次留京師。日事盤樂。黑田孝高諫曰。太閤櫛風沐雨。有年於茲。春秋既高。尚在行陣。公受太閤之恩。尊榮至此。而宴安自逸。公之報恩何其薄也。願速赴行營。指麾諸將。以慰天下之望。秀次不納。及秀賴生。威權寢衰。自後每出獵。齎兵

仗警衛甚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數短諸太閤曰。關白有異志。至此太閤召執之。放于紀州高野山。尋賜自盡。三成請而梟秀次首于京師。於是太閤併秀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尸於一坑。標曰畜生冢。

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筭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為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坑。號畜生冢。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

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為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中井積善曰嗚呼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未有太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譖矣殃及池蘓舉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巷伯詩欲畀豺虎者不為過矣然使我無釁之可乘無聽之可窻則雖有百譖人亦未如之何可不慎與。

慶長元年秋七月明使楊方亨沈惟敬與朝鮮行人黃慎至伏水太閤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讓黃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者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威略遠布今得王明國乃著明冕服群臣皆以位次著明衣冠以行禮禮既畢太閤令僧承兌讀封冊行長私承兌曰冊書必

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飭以完事承兌不聽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拋地曰嚮行長言明主封我為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彼何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悼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通以証之承兌亦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於是

命諸將再征朝鮮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為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為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罪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妬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

冷交構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

慶長二年夏六月前筑前國主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為人英邁沈毅起自沼田一城主累功為大藩太閤敬重屢引參大政譬幸忌之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誠藝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盟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安積覺曰小早川隆景將略似其父元而智謀過於其兄春嚴島之戰猛厲無比卒能摩壘陷陳馘

晴賢而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秀吉與輝元相持備中間光秀之亂講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以為不可竟許和親毛利氏封疆完固得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秀吉器重之封以筑前引參謀議隆景以為坐享大國必非太閤之所安吾無子不如養其子姪以傳之乃請養其甥秀秋秀吉悅而許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必勿與爭焉唯須固守封疆昔秦王猛臨死諫符堅以勿

伐晉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
 略擬之可也。南齊書曰天下無難事惟有
 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倭指於小
 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
 與抗矣終焉搦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
 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
 其興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
 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摧明人新勝之銳
 夫勇冠華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
 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藹乎趨禮
 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讒夫側目無間可
 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小早川氏有焉

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
 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
 氏矢以死群臣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薙髮示意太
 閤怒焉秀行柔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

私相殺者。太閤乃收秀行封會津百萬石。移之宇都宮。下食十八萬石。下中井積善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為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遷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屢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為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

而不醜其可醜。一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目之為霸學。下禎曰。太閤老而尚溺色。欲奪人之孀婦。又蓄怒以禍人之邦家。其昏惑如此。固非為人上之道也。既不可以示教於天下。亦不足以貽則於後世。能終其一世則幸矣。何能保其身後哉。
慶長三年春三月。太閤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為華麗新奇。令京極高次福島正則。增田長盛等護衛四郊。群臣或於山間設

茶房酒亭彈巧以伺候顏色上皇使使者慰問公卿
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畿甸富戶饋獻闐咽以水陸
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太閤驩甚
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醺飲之盛前代無
比愚民駭悅傳為盛事而天下又以此限於世
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欲如此而以克
永世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傍曰奢者不
久太閤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辱
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禎曰盈者缺極者變天之道也是故聖人常謙抑
挹損恐至盈滿矣豐公恣意縱慾窮極滿盈至於
此終不知抑損以持盈之道也君子是以知其死
亡之不遠矣是歲公薨越二年有關原之敗豐公
終身之成功於是蕩然矣天道不爽其如此乎可
不畏慎哉

八月十八日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
年六十二作遺令曰菅亞相護遺孤居大坂源內府
在伏水秉太政又令召還外征諸將而後發喪

林恕曰。秀吉者希世之士。能成希世之大事。然其言行背而大義缺矣。彼馬首東向。問明智之罪。雖討舊君之讎。其實在立己威也。龍寶山之葬。似義帝之縞素乎。其實在懷衆心也。奉信雄廢信孝。雖正嫡庶之分。其實在壓勝家也。及其強大而視秀信如路人。以信雄為臣僕。沒尾勢之地。而有謫遷之行。信長之靈。豈不含恨乎。由是言之。則秀吉之罪。不可免也。當時秀吉若有遜讓之意。擇織田諸子以立之。躬輔翼之。以執其政。則忠義功名。誰容

啄於其間哉。何為忘匹夫之賤。瀆則闕之官。自踐宰衡之位哉。師範之材。儀刑之德。安在焉。如朝鮮之役。則雖振威於異域。其要何在哉。暴露殞命。苦戰困身者。幾人哉。况其舩馬之勞。糧食之資。損國郡。疾編氓者。幾年歟。問其功業。則唯是洛外一堆之耳塚已。皆是不學之謬也。

中井積善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露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豪席而坐。瓦尊敗劍。親酌而成。

儀甚矣如此之轂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略，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小牧之役，在天正十一年。秀吉之兵，為德川氏所敗。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顛翕張與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

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秀吉東征之日，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塋已。然子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雖然，吾則與石勒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像背而出。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駭，實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

予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尾藤孝肇曰。豐國礪礪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略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掃蕩海內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誰及之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敢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敢。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為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

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為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為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為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

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為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喜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太閤曰。濶雄武之資。其所為濶大奇異。務出人意表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太閤所為

皆非可繼之事也。其割地賞功。雖桀驚武夫。遷與之以大封。是傳虎翼也。太閤雷霆之威。以驅馭之。則奔走供命。莫敢枝梧者矣。而子孫豈能制之哉。其極奢麗。彈竒巧。輿馬宮室之美。服食燕飲之侈。子孫繼而為之。則是皆亡國之事也。而以此遺後嗣。不可謂為邦家遠慮者矣。太閤智見近而不能燭遠。任意縱情。為此亡國之事。非君人之道矣。一旦得天下而復失之。宜也。

國史纂論卷之十終

其體以實而華其辭以雅而醇其言以簡而明其文以直而切其法以嚴而密其氣以剛而直其骨以老而勁其神以清而遠其韻以和而平其味以淡而醇其色以白而潔其聲以清而亮其質以樸而實其表以素而雅其心以正而誠其行以直而剛其言以簡而明其文以直而切其法以嚴而密其氣以剛而直其骨以老而勁其神以清而遠其韻以和而平其味以淡而醇其色以白而潔其聲以清而亮其質以樸而實其表以素而雅其心以正而誠其行以直而剛

書國史纂論後

往余見山縣文詳於江戶風神雅整進止有法度余重其為人因相與締交距今已二十年矣時藩士方祖護園之學而文詳獨崇奉程朱刻意經術人或詆之文詳夷然不顧既而信從者寢多今則一藩非濂洛之書不讀也其興起正學如此而未始知其注心國史今年小倉公修奉一侯命携是書俾余題其後受而閱之凡上下數千百年治亂盛衰人物政事之迹其是非得失纂諸儒之言而辨正之間附以所見

國史纂論
議論正大俊偉。足開讀史者之心目矣。於是知文詳
匪直精於經術。亦邃於史學。益重其為人。便欲把臂
商榷千古。而山海相阻。一覲且不可獲。其能無愴然
於懷耶。雖然。文詳為侯所眷遇。是書得鏤版以傳
于不朽。可謂至榮矣。而余亦得藉以窺史論之偉。則
區區離合之感。付之一呷可也。

弘化二年嘉平月。臨交。與令。東奧安積信撰。

弘化二年嘉平月。臨交。與令。東奧安積信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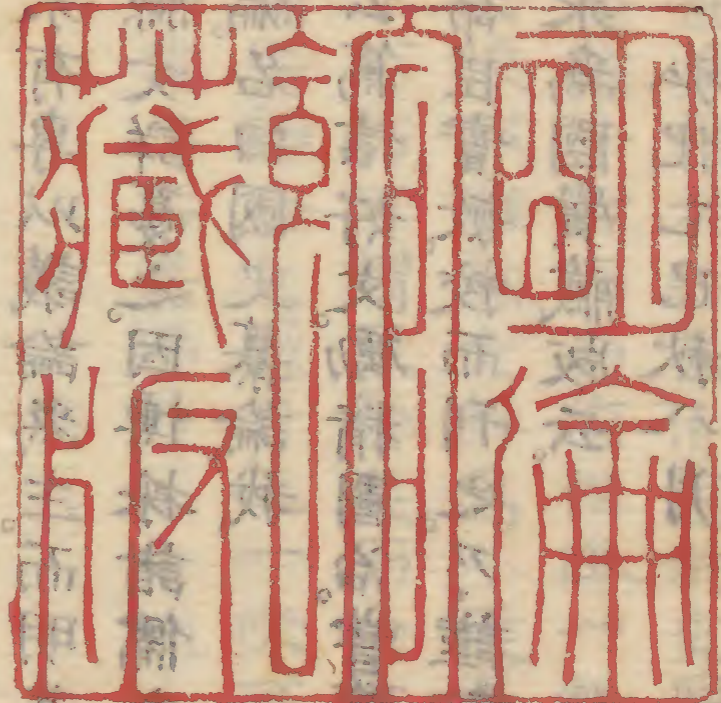
本朝史籍。先儒各有編修。歷世治亂之迹。頗詳悉。然
未有專以議論為主。而明其是非得失者也。太華山
縣文詳憂之。因博採諸儒之論。而附以己見。裒輯成
編。名曰國史纂論。我

公篤信好文。勵精圖治。嘗覽此書。以為有裨益。
命臣實敏。校而刊之。乃謹訂魯魚。正訓點。授之剞劂。
永為國寶。藏版云。

弘化乙巳秋八月

長門侍講 小倉實敏謹識

不料今臨殄滅



山縣半七禎著

本碑文... 山縣半七禎著

